法鼓文理學院 校刊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Newsletter
DILA
第31期
2022.04
發行人：釋惠敏 / 發行所：法鼓文理學院 / 地址：20842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法鼓路700號 / 電話：（02）2498-0707轉 5307 / 網址：https://sp.dila.edu.tw/magazine/all/1.htm / E-mail：lopeishin@dila.edu.tw
歡迎訂閱電子校刊

利生無相 法鼓十五週年校慶

◎陳陶

4月8日為本校15週年校慶，以「利生・無相」為主題。在魄鼓社雄渾的鼓聲以及悅音社繞梁的古箏演奏之中揭開序幕，方丈和尚果暉法師、貴賓董事以及全體師生齊聚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簡介館歡度校慶。

校長惠敏法師介紹本次校慶的一系列活動，並且開示「利生・無相」之含義，「無相」是智慧，「利生」是慈悲，即為本校「悲智和敬」校訓之體現。接著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向與會大眾問候與祝福，同時提到今年學校有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授予繼程法師名譽博士，另外，是惠敏校長將於今年7月底卸任校長職務，感懷惠敏校長40年來與法鼓之因緣與貢獻，法鼓大學院教育每個階段的轉型，都有惠敏法師的參與。

▲ 聖嚴法師首位法子繼程法師獲頒本校名譽博士證書。（法鼓山馬來西亞道場提供）

頒授繼程法師名譽博士證書

繼程法師於1978年依止馬來西亞竺摩長老出家，同年至臺灣接受佛學教育，親近當代大德，更於聖嚴法師門下打禪七，成為首位聖嚴法師之法子。多年來法師將佛法的修學，透過各種多元方式與大眾接軌，盡心推動大馬地區的佛教弘化，成為當地漢傳禪法的主要推動者。在名譽博士證書頒授典禮中，惠敏校長提及繼程法師各類佛學著作與藝術創作豐富，契理契機，並常受邀於世界各地講學，指導禪修，對佛教與文化教育有重大貢獻。繼程法師雖因疫情之故未能親自出席，但仍在馬來西亞以現場連線之方式與在場大眾互動問好，並特地錄製一段影片表達感謝。法師謙遜地表示，能獲此殊榮並非一己之力所能達到，而是歸功與感謝求學與弘化時期善知識們的教導與護持。

佛典戲劇《悠悠鹿鳴》首演

由拈花微笑聾劇團創辦人汪其楣親自導演、本校師生職員擔綱演出的佛典戲劇《悠悠鹿鳴》，校慶當日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簡介館首演。《悠悠鹿鳴》為佛教本生故事所改編，2011年IABS國際佛學會議於本校舉辦時，亦曾由汪老師帶領拈花微笑聾劇團演出。今年校慶則由本校佛教學系課程「佛典戲劇編導演：生命教育之舞台實踐」之選課師生齊力演出，惠敏校長亦全程參與此課程，並飾演劇中僧人康僧會獨唱梵唄。內容感懷昔稱「鹿之島」的臺灣，並藉由鹿王與人王的互動，表達出慈悲利生之理念。謝幕之時，現場觀眾響起數分鐘連綿不絕的掌聲，大家對於演出者所表現的真摯情感與團隊精神都深受感動。其後亦將於5月12日、25日在三峽成福國小、金山區金山國中巡迴演出。

▲ 佛典戲劇《悠悠鹿鳴》全體人員演出後合影，前後排由左至右為：黃齡瑤、劉澶枋、孫馨平、陳尚潔、陳莉娜、戎錫琴、歐陽如娟、林育民、惠敏校長、許權埕、汪其楣（導演）、李育彰、陳漫霓（樂手）、宗慧法師、簡淑華主秘、邱玉琴。（李東陽攝）

林季鋒水墨白描佛畫展

「無相：林季鋒老師水墨白描佛畫展」在校慶當天開幕，於本校圖書資訊館展出。

▲ 當代藝術家林季鋒老師在畫展中為來賓解說畫作。（李東陽攝）

當代藝術家林季鋒老師之工筆佛像，最主要靈感來自唐宋造像，並融入自身之創造。畫展開幕時，經圖書資訊館館長洪振洲老師介紹，林老師之畫作亦曾在本校國際佛學會議時展出，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皆驚訝於其水墨白描佛畫之精細。林季鋒老師則在致詞時提到，此次不少畫作皆是從收藏家手中借出，可謂一期一會，同時也為在場的與會大眾仔細介紹每一幅畫作，此次畫展將為期一個月。

校慶系列活動

今年校慶還有一系列活動，校園捐血活動於3月23日提前開跑，由捐血車進駐校園，共獲捐 59袋熱血。3月30日5分鐘書評比賽，第1名為覺善法師所介紹之《僧人心態》（Think like a Monk），闡述「放下→成長→付出」的人生觀。書畫社在臺大醫院金山分院舉行成果畫展，展現書畫筆法技巧與禪韻意境。今年攝影、影片、短文大賞主題為「禪心悅意・人境一如」，同學們藉由攝影、影片及短文訴說校園無聲的境教，品味禪心悅意。此外，首屆「悲智和敬・友善校園」藝文活動，本次主題為「身心靈健康」，透過詩文與繪畫等呈現方式，讓師生有更多的同理、關懷與協助，共同創造友善的校園生活。

▲ 今年校慶主題為利生・無相。

校長 Tea Time

俄烏戰事之鑑與《悠悠鹿鳴》

惠敏法師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與白羅斯聯手攻打烏克蘭，當地人民塗炭，世界局勢險峻。

從史學觀點，「基輔羅斯公國」（882-1240）是三個現代東斯拉夫民族國家（烏克蘭、俄羅斯及白羅斯）的共同祖先，其名號「羅斯」被三國中最強大的俄羅斯繼承；其地理位置及首都「基輔」被烏克蘭繼承，烏克蘭雖然不如俄羅斯強大，但卻是早期羅斯——東斯拉夫民族的經濟中心，孕育了後來的俄羅斯和白羅斯文化；而其語言、文化的純粹性卻被「白羅斯」繼承。

此次「兄弟戰爭悲劇」之鑑，再次讓我們反省國際、社會、家族乃至人際關係的愛恨情仇，所謂「成也情感，敗也情感」，「樂也親情，苦也親情」，大家都堅持自己的「民族大義」、「社會正義」乃至「家族榮耀」的情感，不惜反目成仇，恃強凌弱，猶如今年4月8日校慶「佛典戲劇編導演：生命教育之舞台實踐」課程的學生所表演《悠悠鹿鳴》的佛教本生故事：人王打獵，群鹿潰散，死傷遍野；鹿王哀求希望能夠每日一鹿主動供饌，以減少鹿群死傷。之後，鹿王情願替代懷孕的母鹿，自行前往作為當日之犧牲品；人王愴然感動曰：「汝雖為鹿身，懷天地之仁，捨身救眾。吾為人王，卻日殺眾生之命，豈不是虎狼之惡行？」因而，將此鹿群棲息地，設定為禁獵區，這也是「鹿野苑」地名的緣由。

我們期待俄烏戰事，可以化干戈為玉帛，國家、民族、家族乃至每個人，能以更寬廣的角度，觀察「無常、無我」，互相尊重與包容，善意增長，「國家情、民族情、親情、愛情、友情」更有可能永續，這也是人間淨土的意義。

學術動態

「唯識典籍數位資料庫」的建置

蔡伯郎／佛教學系副教授暨副校長

印度佛教典籍傳入漢朝以來，在數百年的漢譯過程中，常有一部經或論卻有諸多譯本的情形，而這些同一經、論譯本的譯語與內容，又因為翻譯年代以及譯者的不同，而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也間接地造成後來論師因對於該論的不同詮釋，而產生出思想解讀與判定上的差異，這種情形在漢譯的文本中屢見不鮮。同時這些同本異譯的原文梵本，許多至今仍失佚，即便現今有被發現的梵文本，也難以確定是否就是當時諸譯師所持之原本，這些多重文本的問題變成在做學術思想研究上，首先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

我個人在佛學研究上最感興趣的領域，主要是在唯識學派與部派佛教，在漢譯的唯識經論中，上述這種同本多譯的情形尤為普遍，甚至有所謂的舊譯（真諦譯）、新譯（玄奘譯）之爭，而要研究這些差異，乃至其所展現出來的思想意含，諸譯本、梵文本間的對讀，以及中國論師的註釋，變成為是一個非常基礎且重要的一環。因此，個人自2016年以來在獲得中華佛學研究所經費的支持下，與本校圖書資訊館數位典藏組的同仁開啟了「唯識典籍數位資料庫」的建置，並以《成唯識論》為起點，目前已公開上網的除了「《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之外，尚有「《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以及「《唯識三十頌》諸譯本及梵文安慧疏編撰」。這些資料庫雖已上線，但並不是表示它們已全部完成，數位資料庫的優點是，除了易於傳播、搜尋、下載與修訂外，還可無限增補資料庫內容，它是一個可以持續不斷擴展的載體。

此外，已大致完成但仍未上線的有「《中邊分別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今年（2022）正在進行的則是「《解深密經》諸譯本及其注疏編撰」，未來計畫將進行的則是「《攝大乘論》諸譯、釋本編撰」。在此之後，若因緣俱足，則想進一步建置的是《阿毗達磨俱舍論》的資料庫。

這些資料庫的建置，對於我個人在教學與研究上提供了相當的方便，希望它也能對有興趣研究唯識思想、典籍的人提供一些幫助。

「唯識數位典籍資料庫」入口網址：https://vmtd.dila.edu.tw/

努力當下 自在自來

葉玲玲／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教授暨主任

▲ 葉玲玲老師的專長為長期照顧、健康與長照政策等。

大學主修社會工作，為了拓展自己生活經驗以勝任社工員。因此，積極參與社區調查工作。1985年畢業時，訪談對象超過一千人。社會工作訓練，讓我認識自己也學習理解與同理他人，更學會面對任何挑戰沒有預設立場。為了當社工員，花一年半時間應徵臺南市所有福利機構，面談後也全部被拒絕，大部分理由是小廟容不了大和尚。

萬念俱灰下，北上應徵臺大醫院精神科研究助理工作。在當時這個「小廟」比社工員還小；但是我安住在這小廟近9年。大學時就熱愛研究且用心學習。因此，在這段期間除了自己負責的工作外，也參與他人請託幫忙各類研究計畫。參與28個各種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計畫，開展了自己研究能力的廣度與深度。當時以為拿到碩士學位可以找到教職或比一年一聘研究助理還穩定的工作，沒想到又出現找工作不順利的夢魘，失業了幾個月。

經老師介紹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工作。這是一個自己很陌生又充滿挑戰的工作，要想辦法解決沒有前例可循的問題。我學習到以宏觀角度看問題，這8年期間規劃乳癌論質計酬支付制度，期待可確保臺灣乳癌醫療品質；草擬癌症防治法，期待可確立臺灣癌症的防治政策方向；推動正確就醫的民眾宣導教育，讓民眾可以成為聰明的病人；同時也完成博士學位。心想有博士學位又有工作歷練，應該可以到學校教書了吧！投履歷到自己專業相關科系皆石沈大海。最後無心插柳應徵到臺中健康管理學院（亞洲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任教。

我主修不是長期照護，但專注當下的努力16年，也為自己成就長照專業。雖喜歡研究與教學工作，在不可抗拒因素下接下系主任職務。6年極為繁重行政工作與歷練，讓自己熟悉校務運作及學校行政工作。至此生命經驗告訴我常事與願違，這讓我短暫感到挫折與沮喪；然我總是以專注努力當下的態度回應，沒有辜負面前的機會，也無愧於心，感到自在。

當我可以無罣礙的離開亞洲大學時，2019年第一次心想事成的來到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跨領域課程又是另一個挑戰。但我相信努力當下，自在自來。

政大佛教哲學研究中心來訪

法鼓、政大兩校佛學交流

◎陳陶

2月18日政治大學胡志強、林佩瑩教授帶領佛教哲學研究中心師生蒞校參訪與交流。政大有5位碩博士發表自己目前研究的課題，本校佛教學系有2位博士生發表。惠敏校長、蔡伯郎副校長、鄧偉仁主任、曾堯民、王昱鈞老師參與交流，並暢談未來兩校佛教學術研究可能的合作。

▲ 政大佛教哲學研究中心與本校佛教學系師生合影。

鄧主任介紹本次學術參訪之緣起，因本校地處金山一隅，學生跨校的交流不夠，因應學生的需求，佛教學系積極推動跨校交流。因為政大與本校的學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視野，可以相互借鑒，故此次交流只是一個開端，期許之後能夠持續雙邊的互動。接著，胡志強教授介紹政大佛教哲學研究中心，其特色在於注重漢語文獻佛典的哲學性價值，希望打造國際學界交流的樞紐和網絡。

其後是7位碩博士生的學術報告，分別是：李承恩〈認識與後設認識—賈央塔《正理之花．非二元識論章》研究〉、林芳民〈使用遮詮理論時的心理活動〉、陳陶〈重估如來藏思想——對呂澂如來藏論述的批判性研究〉、林悟石〈飲水由波：紫柏真可的禪教觀與傳法敘事及其背後的本質主義幽靈〉、Elena Gessler（高蓮安）“Using One’s Eyes to Apprehend Things: Wang Kentang’s World of Knowledge in Late Ming China”、楊得煜〈圓測唯識思想研究〉與林恕安〈從二諦與知識論的關係談清辨與月稱之差異〉。

在綜合討論部分，兩校師生對學術報告進行深入交流，如蔡副校長認為本次發表的幾個題目有相關性，大多討論唯識、知識論等領域，涉及行相是實有還是假有、唯識的新舊之分、自證分的有無、遮詮理論等具體的議題。胡志強、林佩瑩等教授也對分享者進行詳細的回應。

會後，政大師生參訪本校的「海天一色」、「圖書資訊館」以及法鼓山園區「開山紀念館」等處。本次交流成果豐碩，為未來兩校佛學研究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 人文社會學群於學期初舉辦論文寫作工作坊。

人文社會學群學會活動

藝起好時光 作伙寫起來

◎顏美惠

人文社會學群學會主辦「藝起好時光、作伙寫起來」一連四天的工作坊，2月22日首日以人社學群課程說明開始。由人社學群10位專任老師以專業觀點出發，介紹各自課程設計的串連與開展，如同TED演講般一次端出個人學術生涯的精華。

第2天邀請到心靈環保研究中心主任果光法師與3位專家學者傳授論文寫作秘笈。果光法師教授如何能讓論文圓通的10個招式；中央研究院單德興老師分享自己3個研究的細節，以及如何找尋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且發揮所長；臺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理事長胡哲生老師以幽默活潑的方式闡述永續經濟必須由當代最熟悉的資本型經濟加上社會型經濟之觀念，令同學留下鮮明而生動的印象；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李佩怡老師則強調，尋找論文主題需要回到自己最關注的焦點，並詳細介紹自我敘事研究方法的重點。

工作坊進入第3天，5位畢業學長姐回校分享論文寫作經驗談，比如：申請輔大IRB的甘苦談、生命敘事研究如何為自身帶來豐厚的生命力、論文寫作應從熟悉的素材與可掌握的資源出發、受訪者在訪談後的正向改變等等。工作坊尾聲，大家前往法鼓山天南寺參學，一同為研究論文祈福，並參加三峽甘樂文創導覽與手作體驗，一窺社會企業自給自足並完成公益理想的真實現況。四天的工作坊，讓同學在學期一開始便擁有與眾不同的學習體驗。

佛學、佛心與佛系 佛教學系課程體驗

◎林靖縺

3月20日本校佛教學系於農禪寺舉辦「佛學、佛心與佛系：法鼓佛教學系課程體驗」，活動旨在促使大眾能夠了解佛教學系課程內容與特色，並且能有親身體驗的機會。會場內將近70位的參與者，跟著佛教學系主任鄧偉仁老師透過巴利語的佛經唱誦禮佛，為彼此帶來祝福，亦為活動揭開序幕。

接著是在校學生的學習分享時間，博士生林悟石帶領大家跟隨其步伐，以學術角度探討佛學；碩士生釋傳持、劉澶枋則分享了校內學習與出國交換、實習的生活。透過這些分享，也顯示出佛教學系豐富的學習資源。

在系主任介紹佛教學系後，第一堂體驗課程為果幸法師所授課，引導與會大眾簡單地放鬆身心，清楚了知當下。佛學資訊組洪振洲、王昱鈞老師則展開「佛教知識問答大挑戰」，提出「歷史上，那位譯師使用最多次『如是我聞』？」等多個饒富趣味的問題讓大家認識佛學資訊的日常。漢傳佛教的課程中，鄧偉仁、曾堯民老師分別講述「漢傳佛教自家寶藏：大藏經」與「古代中國佛教的社會生活」兩課題，介紹三藏的成立、內容、分類與傳持，並說明了漢傳佛教大藏經成立的特色，以及佛教的傳入帶給中國文化的改變。印度佛教組見弘法師以戲論二字作為主題，解析其於各經論之差異。莊國彬老師為大眾講解了一堂巴利語課程，溫宗堃老師則介紹「全世界風行的正念」，「正念」一詞即源自於佛教八正道。藏傳佛教組則由廖本聖老師分享藏傳佛教中經典研究的思路。

最後的師生交流，老師們也為感興趣的同學們一一指點迷津，並歡迎大家一同徜徉於佛法中，智慧如海。

▲ 佛教學系於農禪寺舉辦課程體驗活動。

4 **Śamathadeva's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Sūtra and Vinaya quotations part 1/4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A long-haul collaborative project of the Āgama Research Group and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Āgama Research Group, director; Visiting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DILA)

This is the first of a four-part series for our campus newsletter in which our project team and I introduce an important and long-term digital project of the Āgama Research Group and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started in 2011. The project consists in the production of a digital edition of Śamathadeva's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an integra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as well as a number of related resources for comparative text-historical study of the early Buddhist discourses such as tables of parallels and a reference platform for all the sūtra quotations featured in Vasubandhu's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in Sanskrit, Chinese and Tibetan). The digital edition involves the collation of six editions of this so far unedited text, detailed text-critical apparatu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a critical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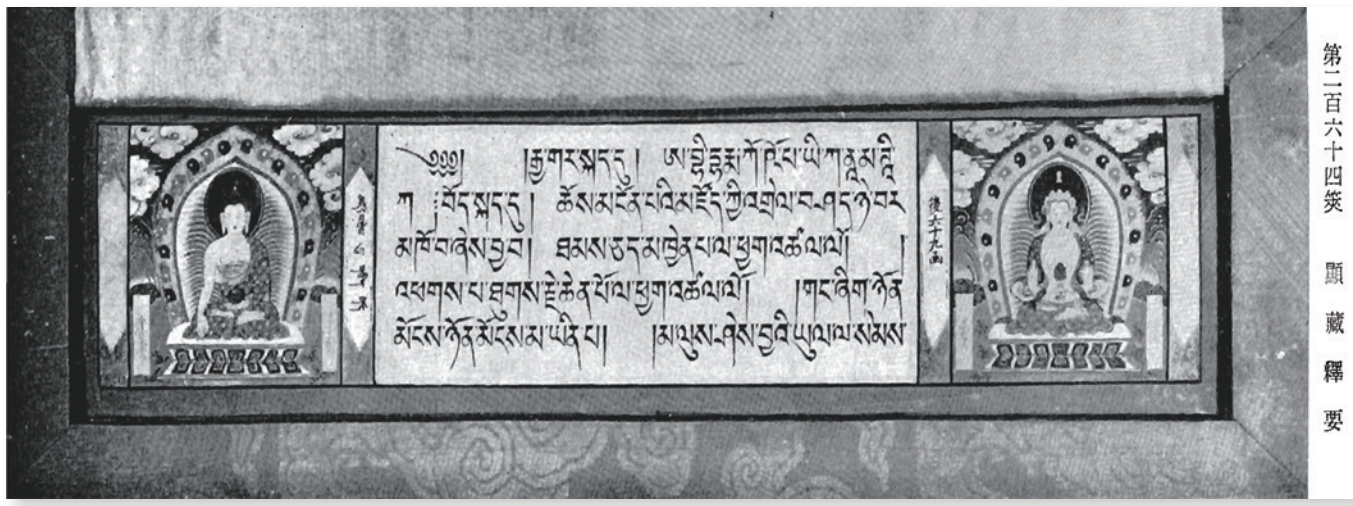
A long-haul journey

Most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at DILA are aware of our project – chiefly supported by DILA itself together with additional funding provided by the donors of the Āgama Research Group – but have yet to see its outcome materialise in an accessible format they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an make use of. They might have even wondered what are we up to and why it is taking us so long! The fact is that, as a phil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rather than just digitisation or data processing of already edited textual material,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laborious and meticulous scholarly groundwork involved *alongside* the already heavy-duty digital labour. DILA's foresight, trust in our team,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support this vision has afforded us the (indispensable) comfort of prioritising building high-standard data quantity and quality over possibly hastened presentation, interface, advertising, dissemination etc. We have had to be patient and persistent and so has the school been with us. Thus with these four short newsletter pieces we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of what we have been – and are – up to.

In this first part I briefly present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n the second part I share what brought me to work on this text, the many ways in which senior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such as the late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静志, Honjō Yoshifumi 本庄良文, Peter Skilling and Bhikkhu Anālayo have generously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it, and finally how the collaborative project with Hung Jen-jou 洪振洲, Guo Ray 周邦信 and Bhikṣuṇī Deyuan 釋德圓 came about back in 2011, almost ten years ago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In the third part our team illustrates the digital project concept, its structure, current progress and future timeline. In the fourth and last part I offer some highlights of the textual findings and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that have been facilitated by work on this project (with already more than 35 academic publications from 2011–2021).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 *Upāyikā* chapter	quotations
I. dhātunirdeśa	50
II. indriyanirdeśa	83
III. lokanirdeśa	110
IV. karmanirdeśa	114
V. anuśayanirdeśa	37
VI. margapudgalanirdeśa	83
VII. jñānanirdeśa	30
VIII. samāpattinirdeśa	40
IX. pudgalaviniścaya	40
total	587

▲ gama sūtra quotations in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 The first page of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n the Peking edition of the Tanjur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s a monumental work that occupies as many as 440 folios in the Peking xylograph edition and 381 folios in the Derge xylograph edition of the Tanjur division of the Tibetan Tripiṭaka (Peking/Ōtani no. 5595; Derge/Tōhoku no. 4094). According to the opening colophon, the Tibetan title is *Chos mngon pa'i mdzod kyi 'grel bshad nye bar mkho ba*, whose Sanskrit counterpart is reproduced in the same colophon as *Abhidharmakośopāyikā-nāma-ṭīkā*, "*ṭīkā* on the *Abhidharmakośa* and its *bhāṣya* named *Upāyikā*". No Sanskrit version of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survives, and its title is not otherwise known through references in texts in Sanskrit or other languages. For this reason 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whether the given Sanskrit form is a reconstructed title, a back-version based on the Tibetan, or a faithful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Indian title.

A companion reader to the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presents itself as a commentary (*ṭīkā*) on the *Abhidharmakośa*, covering both the *kārikās* (the stanzas ascribed to Vasubandhu) and the *bhāṣya* (Vasubandhu's auto-commentary on the stanzas). However, it is not a classical exegetical commentary, in that it does not take up passages and terms in the root text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grammatical glosses, doctrinal explanations or expositions of conflicting views.

Instead, it supplements the canonical quotations cited in the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assage in full or even with the whole text to which the quotations belong, explaining this procedure in the closing colophon. The order of the canonical quotations follows page by page, chapter by chapter that of Vasubandhu's *bhāṣya*. The quotations are taken up in sequence of occurrence in the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with nine chapters in total titled after the corresponding chapters of the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over five hundred quotations in total from the five Āgamas (*Dīrgha-, Madhyama-, Saṃyukta-, Ekottarika- and Kṣudraka-āgama*), a number of quotations from the Vinaya, and even a handful of extracts from Mahāyāna and other scriptures. Abhidharma works are also occasionally cited in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and they all belong to the Sarvāstivāda scholastic world. These are: the *Dharmaskandha*, the *Prajñapti*, the *Vijñānakāya*, the *Prakaraṇa*, the *Jñānaprasthāna* and the **Mahāvibhāṣā*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In modern editorial jargon, one could characterise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as a reader, or a companion reader, to the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an aid that accompanies the reader into the now largely lost world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a Āgamas.

Thus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s a primary source for the recovery of sūtras from the Āgamas. The sūtras are cited in the form of a short sentence or passage in Vasubandhu's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Śamathadeva takes them up for more extended or even complete citation. Whereas the majority of the quoted sūtras is partly or completely lost in Sanskrit,

▲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at the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ILA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hem has direct partial or complete parallel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Madhyama-āgama* 中阿含經 (Taishō no. 26) and the *Saṃyukta-āgama* 雜阿含經 (Taishō no. 99), in addition to a rather limited amount of quotations with parallels in the Sanskrit *Dīrgha-āgama*.

In summary, the study of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yields:

-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text of the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by means of giving access to a fuller version of the canonical quotations used by Vasubandhu in his treatise and thus putting Vasubandhu's exeges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Āgama sūtras in its broader context; and
- direct access to Āgama texts stemming from the Mūlasarvāstivāda lineage of oral recitation, which are otherwise fragmentarily or incompletely preserved.

Śamathadeva, a *bhikṣu* from Nepāla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s ascribed to Śamathadeva (Zhi gnas lha in Tibetan), who was a *bal po*, that is, a native of Bal yul, present-day Nepal, and a *bhikṣu* (*dge slong* in Tibetan). This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postface to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s all is known about this figure. No other work is attributed to Śamathadeva in the Tanjur or elsewhere, and his name is not otherwise known in any Tibetan, Sanskrit and Chinese source.

Although the dates of his life are unknown, obviously Śamathadeva must have lived after Vasubandhu – whose dates are object of scholarly controversy, but who most likely flourished in the fourth to the fifth century AD – given that he comments on Vasubandhu's masterpiece.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s mentio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Bu ston Rin chen grub's (AD 1290–1364) *Chos 'byung*, his *History of the Dharma* (composed in AD 1322 or 1323). Therefore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must have been composed at any time between the fifth century and the unknown date of its Tibetan translation.

(part 1 of 4; to be continued)